



青少年文库

# 名人传

【法】罗曼·罗兰 著 陈筱卿 译

浙江文海出版社

青少年文库

# 名人传

【法】罗曼·罗兰 著 陈筱卿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 / (法)罗曼·罗兰(Rolland,R.)著;陈筱卿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3

(青少年文库)

ISBN 978-7-5339-2760-8

I. ①名… II. ①罗… ②陈… III. ①贝多芬, L.V.  
(1770~1827)—传记—青少年读物 ②米开朗琪罗, B.  
(1475~1564)—传记—青少年读物 ③托尔斯泰, L.N.  
(1828~1910)—传记—青少年读物 IV. ①K8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622 号

责任编辑 鲍 娴

装帧设计 唐 筠

责任出版 朱毅平

## 名人传

[法]罗曼·罗兰 著

陈筱卿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sh.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12 千字

印张 8.5

插页 3

印数 1-8000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760-8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前言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20世纪初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他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对读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据翻译界的前辈、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介绍,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位法国著名作家的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北大图书馆出借率最高的一部外国翻译小说。书中的所谓“个人奋斗”精神——照译者看来,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拼搏精神”,“人生能有几回搏”的精神,“完善自我”的精神,鼓舞和激励了几代人,而这种精神在本书《名人传》中也有深刻的体现。

作者罗曼·罗兰出身于法国外省一小市镇的公证人家庭,童年是在外省度过的。在法语中,“外省”与“乡下”几乎是同义词。1881年,在他十五岁时,全家迁往首都巴黎。少年时的罗兰,对斯宾诺莎和古希腊的所谓“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情有独钟。到了青年时代,他开始深受法国的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司汤达、福楼拜,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德国的席勒,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俄国的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影响。他废寝忘食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在几次名落孙山后,终于在1886年,二十岁时,考入了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当

时的这座法国高等学府，是以思想矛盾、冲突激烈而著称的，是法国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之一。

随着大量地阅读上述大作家们的著作，罗兰所受到的影响也日渐加深，对他们书中所表现出的英雄形象推崇备至。他所崇拜的英雄，并不是那些以思想和武力取得胜利的人，而是具有伟大心灵、伟大性格的人。而他们的这种伟大性格，往往是在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抗争既有对外在世界的抗争，又有同内心世界的抗争。这一点，在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而且，在今天出版的《名人传》中，也有突出的反映。罗兰在书中努力地颂扬英雄人物及其伟大的心灵，该书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与《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深受读者们的欢迎。我们不妨在此引述《名人传》中的《贝多芬传》中的一段，看看作者罗兰是如何反映其人物的伟大心灵的：

……欢乐抓住了人。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一场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大军，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到启迪而发出的他的呼喊，使人看到他正穿过田野，一边还在作曲，如痴如醉，激动狂放，犹如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总是受到忧愁折磨的贝多芬，始终都在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可是，他自己却不断地被卷入感情的旋涡，为忧愁所苦，只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如愿以偿，可见“他是怀着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对贝多芬如此，对《米开朗琪罗传》中的主人公当然也不例外。罗兰把米开朗琪罗写得声情并茂，让读者边读边产生联想，崇敬英雄之情油然而生。同样，在《托尔斯泰传》中，罗兰也对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颂扬备

至,对托尔斯泰仰慕至极。1887年,二十来岁的罗兰给年近六旬的托尔斯泰写信,向他求教“人应该如何生活”。托尔斯泰在回答罗兰的那封长信中指出,人生的真谛在于“博爱”,此为人生的最高道德标准。当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把罗曼·罗兰深受托尔斯泰影响的这种“博爱”给彻底地毁灭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曼·罗兰毕生都在反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罗兰在瑞士居住。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呼吁交战各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战争。其文章明显的反战热情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瑞士,他接触了一些俄国侨民,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自1917年起,他同高尔基保持着多年的通信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对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信心更加地增强了,在《先声》中收录的1916年发表的文章中,他直接地向交战各国的人民——不像一开始时那样,只局限于向知识分子——呼吁,企盼他们采取坚决果断的反战行动。

罗兰自苏联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忠实朋友,不过,他对当时苏联在国内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心存疑惑。20世纪20年代,他试图以甘地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同世界革命的原则相抗衡。20世纪30年代,他又成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者之一,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与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以及高尔基等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强,其国际威望因此也得到空前的提高。1929年,在高尔基的帮助下,玛丽亚·帕夫洛甫娜前往瑞士,担任罗兰的秘书,1934年与罗兰结为夫妻,成为罗兰夫人。罗兰夫人出生于俄国,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法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巴黎以及维希政权的建立,对于罗曼·罗兰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年迈多病的他,身在敌占区,在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能做一些关于贝多芬多年研究的收尾工作,同时写点传记、回忆录一类的东西。

二战结束前,1944年12月30日,罗兰与世长辞,虽未能看到反法西

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等到了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日子。为欢迎多列士回国，他在报刊上发表了欢迎文章，那是他最后一篇文章。

罗曼·罗兰既是法国的一位小说家，又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著作颇丰，有戏剧集《信仰戏剧》，收录了他的《圣路易》(1897年)、《阿哀尔》(1898年)、《时间总会到来》(1903年)。自1898年至1938年，他倾其毕生心血创作了《革命戏剧》，其中包括：《群狼》(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丹东》(1899年)、《七月十四日》(1901年)等。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创作时间长达八年(1904年到1912年)。1915年，罗曼·罗兰因为“他文学作品中高尚的理想主义和他在描写各种不同的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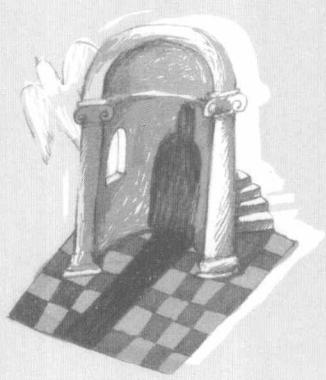
在《七月十四日》结稿之后，罗兰便开始从事传记体小说《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托尔斯泰传》(1911年)的创作。后把三部作品汇集成一册，取名为《英雄传略》，也就是今天为大家所熟知的《名人传》，其实，将它称之为《三大师传》似乎更贴切些。罗兰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这三位大师的精神魅力和心灵之美。他认为他们不仅是天资聪颖的个人，而且是一些与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并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比如，他笔下的贝多芬，就是一位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兴趣的艺术家，他曾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

罗兰笔下的这三位大师，在各自领域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他们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心灵的伟大、他们的拼搏精神。这对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应当是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的。大家若能拨冗一读，将受益匪浅。

陈筱卿

# 目录

贝多芬传	1
米开朗琪罗传	31
托尔斯泰传	139



## 贝多芬传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屈服……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1792年手册)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只是到了垂垂老矣，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被困于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极为浓密，似乎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毛发立着，似“墨杜萨<sup>①</sup>头上的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会弄错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眼睛是黑的；其实不是黑的，而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兴奋或激愤时会突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反映

---

① 墨杜萨：一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出它们夹带着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来。它们常常朝天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一张细腻的嘴，但下唇趋于超出上唇。牙床可怕至极，好像连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颌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使脸极其地不对称。莫舍勒斯<sup>①</sup>说：“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对劲儿的、粗野的、难看的，但笑声并不长。”——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平素的表情是阴郁的，是“一种无法医治的忧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碰到他，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仿佛随着死神的临近，他越发这样了。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要他干什么写下来。——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或是因突然有灵感出现，甚至是在街上，那表情会使行人大惊失色，或是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格外地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那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屋的可怜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sup>②</sup>。其父是个无才华而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系一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苦难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情。自一开始起，人生就向他显示出似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

<sup>①</sup> 莫舍勒斯(1794—1870)：英国钢琴家。

<sup>②</sup> 弗朗德勒：今比利时西部地区，与法国交界。

到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炫耀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担而愁闷。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谁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常常觉得不适,还有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的责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掌管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乱花。这些悲惨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户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了一种挺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的一种恬静友情都一直保持着,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可资为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地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地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是非常地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留有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无聊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庄严的莱茵河,它的确是那么地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地美丽,更加地威武,更加地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

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少年心灵之梦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在平静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瘦削而古怪的轮廓显现着。对于这片土地，他的心永远地维系在上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地美丽，一样地明亮。”

革命<sup>①</sup>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个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正当战争<sup>②</sup>逼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这使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生。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自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sup>③</sup>将军过从甚密。

① 革命：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

② 战争：指欧洲各国为干涉法国革命发动的战争。

③ 贝尔纳多特：法国元帅，曾屡立战功，后被瑞典国王认为义子，并继承了瑞典王位。

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越发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与贝多芬以后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无异于盖兰<sup>①</sup>的波拿巴画像之于其别的画像，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二十五岁！这已经到了！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用不了多久，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做出贡献。”

苦痛已经敲响了他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之间，重听开始严重起来。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不断下降。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甚至他最亲爱的朋友；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

---

<sup>①</sup> 盖兰(1774—1833)：法国名画家，曾画过青年时代的拿破仑。

经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那阵子，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病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就越来越糟糕了……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着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所喜爱和对我弥足珍贵的所有的一切，而这又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得隐藏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无疑，我是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

……我在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可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着其他什么职业，这尚有可能；但在我这一行里，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仇敌们可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得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听不见演员说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就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鲁塔克<sup>①</sup>引导我听天由命。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

---

<sup>①</sup> 普鲁塔克：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

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第三钢琴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奇怪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曲》(1800年)等,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习惯于痛苦。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的时候,它就在“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一下子消失,它们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单寒羁旅的贝多芬,常隐忍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人们在其中可以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多么激动地发现那青春的面庞上显露的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堤切利<sup>①</sup>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未带强烈热情的贝多芬。这些爱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不搭界。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不懂得激情极其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厌恶;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深信不疑。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走过了一生,从未有过任何脆弱需要责备自己的。”这样的人一生就要受爱情的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这样。他不断地痴情地去恋爱,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

---

<sup>①</sup> 波堤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一位著名画家。